

大龍首

一片广袤雄浑的
神奇热土
一段血泪交融的
龙骨传奇
一轴太行民俗的
水墨长卷
一曲风流哀艳的
岁月挽歌

李旭清 著
作家出版社

一片广袤雄浑的神奇热土

一段血泪交融的龙骨传奇

一轴太行民俗的水墨长卷

一曲风流哀艳的岁月挽歌

大龙骨

李旭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龙骨/李旭清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8
ISBN 978 - 7 - 5063 - 4000 - 7

I. 大…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2512 号

大龙骨

作者: 李旭清

责任编辑: 马云燕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zuoq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280 千

印张: 12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00 - 7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啪嚓——”

夜半时分，这响声显得格外刺耳。刘狗吃已经看见那顶大花轿停在了他的跟前，一个粉脸红嘴的女人从轿子里款款而下，对着他羞羞地笑着。可就是在这时，一声“啪嚓”，把他吓得一缩手，嘴里就骂：“狗日的，是谁瞎放这鞭炮哩？”骂着骂着，眼却睁开了，这才知道眼前还是黑乎乎的一片，刚才那些竟然全是在梦里。

“狗日的。”刘狗吃又骂一声。也不知道是恼恨这梦，还是恼恨那惊扰了他好梦的“鞭炮”声。但在骂过之后，却又开始想上了：“轿子里的那女人是谁啊？是月英还是凤娇？”

他又开始恼恨自己了，竟是连那女人的眉眉眼眼也没有记清楚。

自古而今，贫穷和战乱，甚至时而突至的瘟疫，都明白无误地使人类的生存变得无比艰难。而这种艰难在刚刚走出母腹的婴孩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样的岁月里，十之六七的婴儿在未及步入身体稍显健全的童年阶段就夭折而去了。在山村野里，本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人，于是在给孩子起名字时，总是随意拿上眼前熟悉着的物事随口一叫，也不管好听不好听，只求能够好存活。刘狗吃的名字就是他爹娘这样随口而起。“狗吃”，狗吃的是什么？不外乎剩汤剩饭，或一堆臭屎。这些

东西也只有狗能看上，反正神神鬼鬼是不屑一顾的，这样，孩子也就好存活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人的命本来就是由那些看不见的神鬼掌握和控制着的。

刘狗吃也许就是沾了这个不洁之名的光，竟然就顺顺当当地活下来了。不过，他活是活下来了，可他的爹娘却都离他而去了。

爹是在他十岁那年的大夏天，给老龙岭下张村的老财张寿福家割麦子时，饥渴难忍，就跑到沟里喝了半肚子空山水，结果挑着两捆麦子一回到东家的打麦场，肚子就疼得不行了，连喊带叫直打滚，没到天黑就断气了。一年之后，娘也不见了。村里人都骂他娘心狠，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管就扔下他一个人跑了。可也有人说他娘走得对，要是不走，也非得给那张寿福活活地糟蹋死不可。那时候的刘狗吃对这些议论，自然还不能够真正理解多少。他只是记得他爹死后，他娘去那张寿福家要工钱，跑了好几回都没要上，每次回来又总是抱着他伤心地哭上大半天。后来有一次，他娘就跟他说：“孩子，娘不是人了，你就当没有这个娘吧。”再后来，不知怎的，娘就不见了。刚开始的时候，小狗吃还“哇哇”地哭着喊着到处去寻他娘，可慢慢地，嗓子哭哑了，眼泪也哭不出来了，他也就明白了，娘是真不要他了。

从此，狗吃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白天东一家西一家讨口冷汤热食，晚上就回自家这眼土窑洞里往被子里一钻，一天也就打发了。

当然，行乞的日子只是限于人小力薄的那几年里，等到后来大了，他就觉得越来越没有脸去张嘴要吃要喝了。尊严已经开始在他的心里成长。然而，长期不劳而获的经历却让他滋生了一种游手好闲的恶习，所以，即使是长大有力气了，也懒得去找活干。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了，也只是到哪家老财家门上，找点出力少的短工干干，挣几口吃的而已。

黄土高原的土窑洞冬暖夏凉，是一种很实用的居室。不过，在这十月寒冬时分，说“暖”实在是太奢侈了。当你躺在几近冰凉的土炕上的时候，才知道这种“暖”，其实仅仅只是与冰天雪地的旷野沟壑相比之下而残存的一点点天然优势而已。很显然，任何居室，没有了烟火，没有了人气，那也就无温暖二字可言了。

眼下，在这个山村夜半的土窑洞里，寒冷和有关女人的念想，让蓦然醒来的刘狗吃难以再眠。堵在窗户上的两捆干草，被夜风吹得沙沙啦

啦地直响，这声音如同地上老鼠的跑动，不时在土窑洞中黑色的宁静里留下一道又一道细微的划痕。某个爬行着的小虫正从窑顶缓缓行过，疏松的土粒被悄然触落。刘狗吃赶忙把头往被窝里缩去，并忍着寒冷小心地伸出一只手把破棉袄又往上身拽拽——炕上的席子早已磨损成犬牙状的大小破洞，稍不小心，针尖似的席篾就会扎到手指上。

其实，把他的这床被子说成“被窝”，也是很夸张的了，因为这床被子少说也有几十年了，里边的棉絮，也早已变成了所剩无几的几块硬硬的烂套子了。而装裹着这几块烂套子的被里被面，不但脏得看不出了原有的颜色，而且也早破成了和炕席一样的千疮百孔了。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在这样的被窝里，刘狗吃终于还是迷迷糊糊地伴着有关女人的温暖念想又睡着了。

当刘狗吃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而这一次，他是听到窗外的说话声才醒来的。

“宝龙哥，担粪呢？”

“哦，担粪。你做甚的呀？”

“能做甚，下张村河滩里筑点碎蒲草，家里没烧的了。”

“那些东西软塌塌的，吃不住烧。等哪天咱去刨点硬柴吧？”

“行，等哪天和你一块去。”

之后，是一阵担杖的磕碰声和脚步远去的声。刘狗吃听出来了，是住在他家东边石堰上头的王宝龙和西边凤凰圪嘴的赵凤年两个人。

他知道，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整个老龙岭上也算是最勤谨的人了，每天起早贪黑，就知道苦熬活受。不用问，一到早上，只要是一听见外边有他们一个在说话，那就是天又明了。嘿，说也奇怪，老公鸡叫上好几遍他都醒不了，可一听见这两个人说话他就醒了。

但醒是醒了，刘狗吃可没有要起的意思，甚至连眼皮皮也懒得睁一睁，支着耳朵听了半天，就又缩了缩身子，重新把破被子破棉袄拽了拽，然后就准备再一次到梦里去转游转游。呵，说不来又能娶个好婆姨呢。

别看这人懒，可他还是打心里有点看不起那些勤快的人，一边睡，一边还暗自嘀咕：“有钱难买黎明觉，早早起的做啥？咱可还要好好睡哩。赵凤年，你狗日的去受吧，我可又搂着凤娇妹子睡了啊。宝龙

哥，还有你家月娥、月英哩，我都想和她们好活哩……”

女人永远是男人的念想。在他的想象里，赵家的凤娇和王家的月娥、月英两姐妹，甚至这老龙岭上所有的年轻姑娘，是早就不知道被他搂着睡过多少回了。

二

刘狗吃再一次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还真是已经到了日上三竿的半前晌了。

这时候，就在他家住的窑洞院前头大石堰圪台下边的打谷场上，正乱哄哄地围着一群婆姨孩子和上年纪的老汉们。人堆里则不时有个尖嗓子的男人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吆喝：

“收古物喽！旧碗旧盘旧罐罐，金银首饰珠宝玉——”

此人叫胡德利，是从漳源县城上来的古董贩子。

胡德利今年也就是个三十出头，长得五短身材尖嘴猴腮，一说话两只小眼睛就像两颗小黑豆，骨碌碌直打转，一看就是个鬼心人精。只可惜那对黑豆眼下边尖嘴嘴上边的那块隆起物，却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因调戏人家小媳妇，被那小媳妇的男人碰上，一路追打，情急之下就从老高的山坡上滚下去，不想就被坡上长着的枯树杈给挂豁了，从此便落下个塌鼻子；又因在家排行老二，便有了个塌鼻二的绰号。

塌鼻二当古董贩子，其实是受雇于人。也不知道是从哪年开始，这漳源城里就住了个名叫德瑞尔的法国传教士。漳源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文物古董自然很多。这德瑞尔那传教士的名分本来就是幌子，在这漳源县住了几年，竟是老母猪寻见了菜根地，从文物古董上捞到了许多的好处，因此上也就越做越不想离开了。于是，就专门雇了五六个小贩，一年四季就在这漳源县里走村串乡收购古物。这塌鼻二便是其中一个。

在漳源县，许多人都知道生活在这老龙岭上的人们，在很久以前是都曾有过一个十分富庶的老祖宗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像塌鼻二这样的角色，一年里至少也要来上三四次。他们深信，在这方土地上，

即便是大部分人家已经在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潦倒生活了，可也不能说明就没有某个仔细人家，还会如此耐得住寂寞地严守着一些个祖传珍宝而不肯轻易昭示于人。

这一次，刘狗吃就是给这塌鼻二的吆喝声吵醒的。

屋外微弱的光亮透过窗户上的干草缝隙，艰难地越过窗棂上满是破洞的麻头窗纸，将昏暗的窑洞里照出几柱细细的亮光。刘狗吃从清冷的土炕上穿上衣裳，下了同样清冷的地下。

这时他才发现，他的碗已经躺在冰冷的地上碎成了两瓣。他这才明白，敢情夜里那娶媳妇的“鞭炮”声，就是那不安分的老鼠和这只破碗搞的鬼。

这个时候起来，早饭是省下了，可肚子不让，一个劲地“咕咕”直响。瞅瞅冷锅冷灶前的柴窝里只有烧剩的几根碎秸秆，也就懒得再去点火了。米面早没了，锅里还有一碗昨天吃剩的水煮山药蛋。便掀开锅，也不管冷热，伸手抓了一个送到嘴里就是一阵狼吞虎咽。

刘狗吃下了打谷场，扒开众人钻到当中，脑袋一板，就朝塌鼻二道：“哎，塌鼻二，大清早的你一直叫喊个尿哩？把老子的觉都惊了。”

塌鼻二是不远处王家沟韩二愣家的妻外甥，又经常跑这里来收古物，跟村里人彼此大多认识，一看挤进来瞎咋呼的是刘狗吃，就故意装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话里有话地说：“呀，是狗吃兄弟，这太阳还没晒到头顶呢，你怎就早早地起来了？噢，是不是想照应我晌午回你家吃猪肉臊子拉面啊？”

真是哪把茶壶不开提哪把，周围的人“哄”地就都笑了起来。刘狗吃也被说得不好意思了，干干地咽了口口水，把眼一瞪，就从怀里掏出样东西：“塌鼻二，你狗日的别小看和尚没丈母。你不是收古物吗？老子让你开开眼。给！”

塌鼻二心里一喜，赶忙就把刘狗吃杵过来的古物接到手里，可只看了一眼，便把尖嘴一撇，又还给刘狗吃了。

“去去去，圪夹上根棒杵也想当屎使哩。你想得倒美，拿上一疙瘩破石头就来日哄我来了。怎？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

刘狗吃急了，眼一瞪：“谁日哄你了？你狗眼看人低，这能说是破石头？还收古物哩，连龙骨都认不的！”

“龙骨？”塌鼻二一笑，“你那也算龙骨？我没吃过猪肉，可也见过猪走。你看你那玩艺儿，要色泽没色泽，要形状没形状，牙不是牙，角不是角，还说是龙骨哩。我看，充其量也就是块石骨。再说哩，就算真是块龙骨，也不值几个钱。”

塌鼻二小眼珠子一转，尖嘴嘴一张，满脸都是见过大世面的神气劲。

刘狗吃哑巴了。他其实也听人说过，这龙骨里边最值钱的就数牙和角，这狗日的塌鼻二看来还真是个行家里手。不过，当着村里这么多人的面，他可不想在这个外乡人面前丢了脸面。这样一想，就朝塌鼻二道：“算你说对了，我这还就是块石骨，我也就是想试试看你识货不识货。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就给咱说说我这东西有多少年了吧？”他又把手中的那块石骨朝对方晃了晃。

塌鼻二不知不觉就上当了：“多少年？别说是块石骨，就是随便捡上一块石头土坷垃，不也得万儿八千年吗？”

刘狗吃马上接话道：“既然是万儿八千年，还不就是个古物？”

塌鼻二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刘狗吃却紧追不放，又道：“既然是古物，你不就是收古物的吗？那你就给开个价吧。”

塌鼻二傻眼了，他知道对方是想跟他要无赖，心里就恨恨的，可脸上还是带着笑：“哈，狗吃兄弟，这你就外行了。兄弟是收古物的，这不假。不过，有一样，你这得是古物里宝物，我才掏钱，否则，随便把你们这老龙岭上的沙石头黄胶泥担上一担回去，城里的洋老板还不把我的脑袋给拧下来当了尿壶？”

刘狗吃说：“那你是说我这不是宝物了？”

塌鼻二笑笑，不说话，那意思就是说“当然不是了”。

刘狗吃也不答话，将手里的石骨往地上一扔，就又伸手从怀里摸出一样拳头大小的黝黑的东西。他瞅瞅围观的人，不知道是从谁家婆姨手里要过一把剪刀，把左胳膊上的破袖子往上一捋，拿起那剪刀照着手腕上就是一剪子！血立马就从手腕处冒出来，红乎乎地直往下淌。众人惊呼，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刘狗吃却还是不吭气，只龇牙咧嘴地蹲到地上，把那黑东西放到膝盖上，又用剪刀死劲从上面刮了几下，刮下一撮淡黄的粉屑，然后，就用指头捏上，轻轻地洒到仍在淌血的伤口之上。

就在片刻之间，奇迹出现了，那血竟不流了！

刘狗吃用右手捋着左胳膊上的袖子，将那糊着血的胳膊一下杵到塌鼻二的塌鼻子下边：“你给老子说一说，这是不是宝物？”

塌鼻二连连说：“这疙瘩可是真龙骨，是真龙骨。”

刘狗吃就问：“那你说值多少钱吧？”

塌鼻二噤着：“这……”

正在此时，打谷场边上的大石堰上猛地响起一阵呵斥：“狗吃，我日的你亲娘，你是要干啥？欺负外乡人，也不嫌给咱老龙岭丢人！”

刘狗吃抬头一看，见是王宝龙的父亲王拴紉老汉，便赶忙不吱声了。在老龙岭上，他最敬重两个人，一个是刘志江老汉，一个就是这王拴紉老汉。在他的记忆里，平时在他哪里也讨不到吃的时，总是这两家人端上饭给他吃。刘志江老两口跟前无儿女，是住在老龙岭背后的，现在他倒是见的他少了。但这王拴紉老汉就住在他家上边不远处，平时却是常见面。所以，对王拴紉老汉，他不但是敬他，而且还有几分怵他。

“大谷，我跟这塌鼻的货逗着玩哩。”刘狗吃一边说一边就讪讪地溜出人群走了。

围观的人看看没啥热闹看了，喊一声：“塌鼻二，走吧。”也就渐渐散去了。但调皮的小孩子们，一边走，却一边齐着嗓门喊了起来：“塌鼻二，塌鼻二，到了秋天打小兔^①……”

树怕扒皮，人怕揭短。塌鼻二听这老龙岭上大小小都喊的是他的绰号，心里就又开始恨恨的了，但脸上却仍就满挂着谦卑的笑容，将担子往肩上一挑，一边走一边就又高一声低一声地吆喝开了：

“秦砖汉瓦唐字画，殷周的青铜宋代的瓷，收古物喽——”

三

刘狗吃被王拴紉老汉吆喝开后，并没有走远。他只是返身回到自家

① 兔：方言，读 tù。

的土窑洞里翻腾了半天，就又钻出来顺着塌鼻二的吆喝声，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也朝老龙岭下去了。

塌鼻二下了老龙岭的张村，沿着村里的石板街挑着担子边走边吆喝，一直到了村东头老财主张富山家的大街门前，这才把担子往朝阳处放下，看一眼街门上那一双桶粗的露明柱子和柱子两边蹲着的两尊高高的石狮子，便又长一声短一声地尖着嗓子吆喝起来了。

其实他也清楚，在这样的大户人家门上吆喝，那纯粹是白费口舌。他收了这么多年古物，还没见过有哪家正在兴头上的有钱人家，肯把家传的值钱东西拿出来换钱使哩。但他就是想在这门上歇缓歇缓。这个大院里张家二财主的婆姨吴香梨，那可是这十里八乡都数得上的好看看，说不来碰巧了，这大门“吱呀”一响，他就能美美地瞅上两眼……

过了好一阵，看看那大门还是一点也没有动静，塌鼻二这才有点恋恋不舍地叹了口气，挑起担子往村外走去。

刘狗吃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塌鼻二出了张村。可等拐了一道弯，快到河滩边了，却忽然就看不见塌鼻二的人影了。

坡堰上一丛丛的老白草和结满小绒球的铁箭蒿，在寒风里瑟瑟地抖动着枯干的身子；河滩里高高的老柳树上，不时传来野鹊子和黑老鸱吵架似的“喳喳”声；石埂下和背阴处的山坡上，却还铺着一层白晃晃的雪。远远的南山岭上，隐隐传来几声喊羊唤狗的声音。刘狗吃知道，那是给张富山家放羊的凤凰圪嘴老赵家三小子赵凤堂的声音。

“怪了，这狗日的塌鼻的货去哪儿了？”刘狗吃东瞅西看正在纳闷呢，忽然就看到转弯处高崖背后升起一柱袅袅的青烟。

这高崖背后是一片乱坟滩，村里人都叫它牛家老坟。刘狗吃也不管它坟不坟，赶忙就朝高崖背后跑去。果然，那塌鼻二收古物的担子靠崖跟放着，人却蹲在牛家老坟跟前，正拿着一根小木棍拨弄着石桌子上燃烧着的什么东西。那东西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小块了，从那上面暗红色的纹路和图案看，倒很像是一张毯子。对了，还就是一张破毯子。他认出来了，这就是刚才下老龙岭时，塌鼻二从村里王二蛋家老娘手里买的那张破毯子。这可真是日怪了，一张破毯子算是哪门子古物啊？再说，就算是古物，可这塌鼻子又怎么会花上钱买下又用火烧

了呢？

“刘狗吃，你是嫌天冷来烤火来了，还是又找我割胳膊来了？”塌鼻二已经发现他了。

刘狗吃只好走过去，指了指那火，就问：“哎，我说塌鼻二，这里又不是你家的祖坟，你怎么好端端地拿上烂毯子来当纸烧呢？”

塌鼻二却冷不防站了起来，将手里那根被火烧得黑糊糊的小木棍朝刘狗吃眼前一杵，咬着牙一字一板地说道：“以后再叫你这老子的外号，我要你的狗命！”

刘狗吃一愣，这狗日的怎忽然恼了，不就是个外号吗，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心里却是怯怯的，便站在一旁不吱声了。

塌鼻二也不去答理他，只顾继续用木棍去挑那即将烧尽的一角线毯。

一股浓烟和焦糊味随着沟里一阵突至的寒风猛地吹来，刘狗吃赶紧用手捂住鼻子，却止不住被呛得冒了两眼生泪。等擦干泪再看时，塌鼻二已从桌子上的灰烬里用木棍子拨拉出一条又一条细长的金属线。塌鼻二将那细线往手里一拢，朝着空中使劲一抖，那足有半把的金属线便一闪一闪地在阳光下发出了耀眼的金色光泽。

“娘哎，这是啥东西呢？”刘狗吃看着塌鼻二变戏法似的摆弄了半天，竟摆弄出一把会闪光的东西来，不由地就惊呼开了。

“啥东西？”塌鼻二从塌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真他娘的是个穷鬼，给你揣个金元宝，你还当是玉茭子面窝窝头哩。告诉你吧，这是金线，金子做成的线线。”

刘狗吃这下更惊奇了，想不到一张破毯子到这家伙手里，一下就变成一把金线线了，看来，这古物就是值钱。

塌鼻二把金线收起来往怀里一揣，就收拾担子准备要走，刘狗吃却嘻皮笑脸地把他给拦住了，随之，又从怀里掏出块东西递过去：“刚才在村里你不是嫌我那疙瘩龙骨牙不是牙，角不是角吗？这不，我这回可是给你带来一块真宝贝。”

塌鼻二却连看都不看：“真货又怎么？我又不收龙骨，要卖你去城里的药铺卖去。”

刘狗吃却不依不饶，非要他看看。塌鼻二无奈，只好从刘狗吃手里

接过那块龙骨。

其实，在漳源县里，这龙骨遍地都是，随处可见。可以说，但凡是懂事的，没有几个人不认识龙骨的。塌鼻二走南闯北见识多，对龙骨自然也很是识货。刘狗吃拿着的这块龙骨，块头并不大，只有酒盅子那么大小，但色泽黝黑温润，一看就知道是块上好的龙骨。而且，从其扁圆形的块状来看，应该是块“牙”。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牙”已缺了一小半，看样子可能是在刨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的。

“怎么样？”刘狗吃满脸焦急。

塌鼻二看了看，却又原物奉还，并冷冷地说道：“不怎么样。”他已认出了，这还是刚才在村里时，刘狗吃用来止血的那块龙骨。

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块龙骨还真是个上等的好龙骨，但这收龙骨的营生确实不是他的业务范围。

“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那我就再给你看个怎么样的。”刘狗吃看来是有备而来的，转身看看四周无人，扭过头来也像变戏法似的又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

这下该塌鼻二惊奇了，刘狗吃这次取出来的不但是块上好的龙骨，而且还是一块并蒂而生的双角龙骨！他知道，按时下药铺里的收购价，这角和牙可都是龙骨中的上品，何况，这不是一只角，而是两只；而且，还是两只并连在一起的角。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两只角的根部，还连接着半具动物头颅状的大块龙骨，看起来，就好像一具山羊的头骨。龙骨他也见得多了，可这种保留着这么特殊完整形状的“龙角”，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此时，一个商贩的精明和阅历告诉他，眼前这具龙骨值钱，值大价钱！他隐隐地感到，这具龙骨恐怕不单单是可以入药那么简单。不过，到底为什么值钱，他还真是一窍不通。

“刘狗吃，你这东西是从哪里弄的？该不会是偷的吧？”塌鼻二并未喜形于色，他的两小眼睛又开始骨碌骨碌打转转了，口气却依然很平静。

刘狗吃一急，就嚷嚷开了：“龟孙子才偷哩！这可是我自己刨的！”

“刨的？在哪里刨的？”

“从……”刘狗吃忽然也多了个心眼，“你管我是从哪里刨的！你

要还是不要吧？”就是，说不定那地方还会刨出什么来哩，我要告诉你，还不都让你去刨了？

“算了，我也不多问你了，我就先卖下吧。唉，也真够麻烦的，回城里还得再找药铺去卖哩。”塌鼻二唉声叹气的，完全是一副替人着想的好人样，但说着说着，却又故意后悔地说道：“我看算了，还是你自己进城去卖吧。”

刘狗吃又急了：“放屁解裤带，我可不想白费这工夫，我就卖给你了。”他可不去县城，听人说这一阵子城里乱得很，满街都是防共团，动不动就打人抓人，而且，一抓上就很少有活着出来的。

“可这东西也不值几个钱啊……”塌鼻二迟疑着，拿眼瞅瞅焦急着的刘狗吃，伸出手来比划了个数字。

刘狗吃满脸惊喜，“二十块？”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想得倒美。你又不是没看见，刚才那张挂毯，我才出了二十个铜板。这也就是看在咱们是熟人的面子上了，我给你两块大洋吧！”

刘狗吃只好又说开了好话：“再加点吧？”

塌鼻二仍无动于衷。

刘狗吃也不吭声了，但也不去接塌鼻二手里的那两枚现大洋。

塌鼻二让步了：“三块，一口价了，愿卖就卖，不愿卖就离开，我可还得赶路呢。”

人在难中，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刘狗吃叹了口气说：“唉，算了吧，三块就三块吧，咱总不能守着这龙骨当饭吃吧。”家里已经好长时间没米没面了，要是再没钱，这大晌午回去，又只好煮山药蛋吃了。

刘狗吃这才把钱接到手里。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暗自高兴开了。这可是三块钱哪，而且还是现大洋，他活了这二十多岁了，哪里一下子有过这么多钱啊！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许多奇绝之事，往往总是出乎平凡，生于平淡。一场看似毫无悬念的交易就此而成。此时，刘狗吃和塌鼻二谁也没有想到，经他们之手走出老龙岭的这具双角“龙骨”，在不久之后，竟然使得中国，乃至世界的众多研究古生物的学界精英为之惊喜万分、激动不已！激动之余，他们赋予它一个全新的名字，叫作

“漳源大羚化石”。

无意之中，这具“双角”龙骨成了一把金钥匙，也成为一根导火索。从此之后，老龙岭，甚至整个漳源县，便因此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第二章

老龙圪塔和凤凰圪嘴都是坐落在老龙岭上的两个小村落。

这是太行山上最典型的小山村，这样的村子在太行山随便哪个沟沟洼洼之中，或是坡岭山巅，几乎随处可见。它们就像是生长在这千里山脉之中数不清的一丛树木或是一块山石、一抔黄土。在苍茫的山岭之中，在不尽的四季轮回之中，它们实在是太普通、太普通了。但正是这些普通的风景，才装点出太行山的美丽与雄浑。

其实，把老龙岭或是凤凰圪嘴这样的村落呼之为村，并不是很恰当的，确切点说，它只是乡野山岭间人们一个赖以生存的定居点。因为无论是老龙圪塔还是凤凰圪嘴，居住着的人家也就是个三二十户、百十来口人，两个村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三百来口。

从《漳源县志》“村制”一栏可知，在清时，这两个村一直都是和老龙岭下的张村编为一“约”的，统属三十里之外的庙岭乡管辖。按当时乡村中的保甲制而言，两村不足六牌（十户为一牌），乡约和甲头（十牌为一甲）都是由张村的人担任的。到民国初年，废乡约制，全县设三区，由区统辖联合村（也称主村）；到了抗战时，主村又改称为编村。这时候，张村一直是主村和编村，而老龙岭和凤凰圪嘴也一直为张村的附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的村制里，张村为庙岭镇下辖的一

个行政村，而这两个小村仍为张村行政村管辖下的两个自然村。

也正因为张村和老龙岭上的这两个村有着这样的历史渊源，所以，在漳源县里，人们就都习惯于把张村和老龙圪塔、凤凰圪嘴都称之为老龙岭了。

从地势上看，整个老龙岭分出两道坡岭，老龙圪塔位于东侧，凤凰圪嘴位于西侧。这两道坡岭呈八字形横陈南北，而在地处北端“龙首”和“凤嘴”之间的老龙圪塔和凤凰圪嘴两村之间，仅隔着一道数丈之宽的小河沟。也不知道始于何年，两村又被由小河沟最窄处建起的一道小石桥紧紧连接在了一起。两村之近，徒步只在须臾之间，村人开玩笑说，凤凰圪嘴的人家把米下进锅里，过老龙圪塔借个箢篱回来，还不误吃小米捞饭。

若从岭下的张村抬眼望去，整个老龙岭就像是一条昂首摆尾的巨龙，沉稳而祥和。而“龙首”之上郁郁葱葱的老槐和那座关帝古庙，无疑又给这“龙”的雄姿平添了几分跃跃欲动的神韵。

居于“龙首”之下的老龙圪塔村，正是由此而得名。

其实，老龙圪塔，乃至整个老龙岭，都是由一整块老黄土雨蚀风剥经久而成的。只是在剥蚀较为厉害的沟凹地带，才裸露出了黄土之下的混合着的层层胶泥和黄沙。而与之遥遥相望的西侧的凤凰台，则几乎已全部蜕尽了身上丰厚的沉沉黄土，只剩下了壁立着的峻峭山崖，而且，又在山崖乱石间长出了一坡翠绿的松柏。令人称奇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将山崖的北端雕琢成了一具生着细颈尖喙的风头鹤首状，并在其上面又长出了一些稀疏的榆和杏。风起处，树影摇曳，由远而望去，简直就是一只美丽的凤凰在嫣然回眸，顾盼而歌。

于是，居于其下的小村子便有了凤凰圪嘴的美名。

按乡民们的说法，老龙圪塔和凤凰圪嘴占据的都是好风水，前者主的是男丁兴旺子成龙，后者主的是娇娃显贵加凤冠。村里的老者们在一起闲坐时，总断不了要提起这样的话题。不过，他们的话往往总是会遭来像赵凤年和王宝龙这样的年轻人的一致反对。

“你们总说咱这地方风水好，哪为什么张富山和张寿福这些老财们不上这岭上来起房盖屋闹人家？”

“还成龙成凤哩，能有口饭吃就算老祖宗积德了。”

老汉们被他们噎得直瞪眼，却是也找不下个道理去反驳，于是干脆就倚老卖老地骂开了：“日的你们家亲娘，你们日能，你们也就给咱当上几天财主让咱们也瞧瞧。”

一到这时候，年轻人们便再也不说什么了。

其实大家也都清楚，那些个关于所谓“好”的说法，只不过都是存于人们心底的一种奢想。对于他们来说，能够世道太平，风调雨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才是他们最卑微的追求。

二

老王家和老赵家都是老龙圪塔和凤凰圪嘴的老住户，而且，还是关系极好的世交。

赵磨锁老汉家住在凤凰台下的凤凰圪嘴村，自耕自种。老汉幼年时念过几天私塾，识得一些字，脑子转得快，遇事喜欢出头露面，逞强好胜。但他的这些个想法和性格，在许多时候也只能是伴着日出日落而渐渐地老天荒了。

赵磨锁老汉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这一点，不说别的，一进他家的院子里，光是看看那些庄稼人用的农具，就能够看出来。从正房檐下到东边窑洞里，该挂的挂着，该摆的摆着，槌枷扁担锹镢镰，箩筐担杖绳络子，扇车砘子犁耩耙，杈子木锨大小锄……头头是道，应有尽有。

赵磨锁娶妻周氏，是一个能生能养的好婆姨，从嫁到老赵家一开怀就一口气不歇地“嘟嘟啦啦”生了男男女女十二胎。不过，最后只落下了三男一女，不管怎说，也算得上是儿女成群了。大儿子赵凤年，娶的是南乡白庄的女人，名叫白粉珍。刚过门那会，婆婆赵周氏就说老大家的胯大奶大嗓门大，肯定是一菰能开花肯坐胎的好瓜秧。果不如然，过门第二年白粉珍就给老赵家添了个大胖小子。二儿子赵凤章，自幼里被他爹东借西挪了钱送去念了几年书，长大就成了个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而且时不时还好给人把脉看病开药方。虽然爹娘早给他与老龙圪塔王家的大闺女王月娥订了亲事，可这二小子平时竟是连个脚踪也很少回家踩一个，婚事一拖再拖，二十大几的人了，真让父母心焦。三儿子赵